

宽边帽子

〔苏联〕米哈尔科夫著



寬邊帽子

(三幕五場喜劇)

〔苏联〕謝·米哈爾科夫著

楊秀怡 譯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СЕРИЯ МИХАЙЛОВ

СОМБРЕРЮ

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
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
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8年版本譯出

寬邊帽子

*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1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社(北京市崇文區崇文門外大街130號)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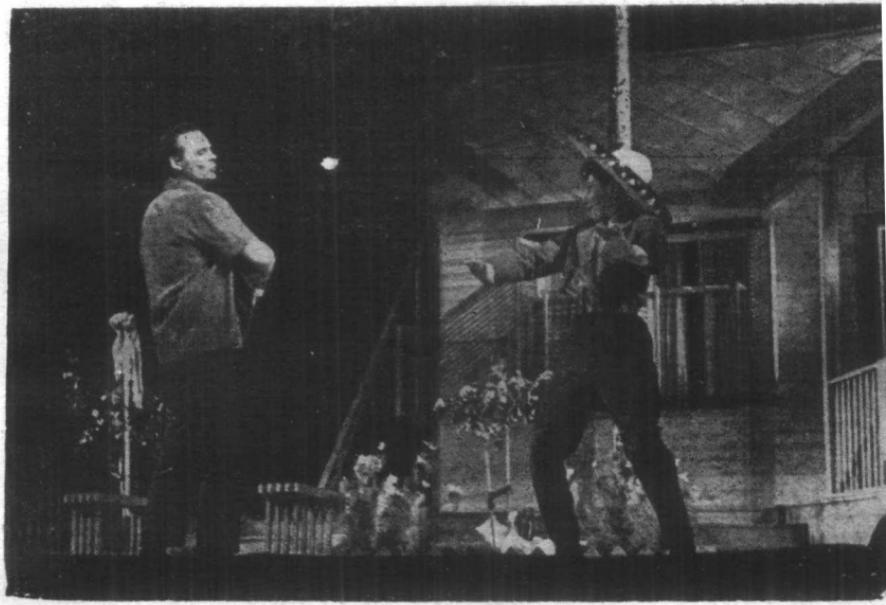
*

印書號：10369·523 冊數10,000 視本737×1092mm 32 頁12 8
重印3

1960年5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8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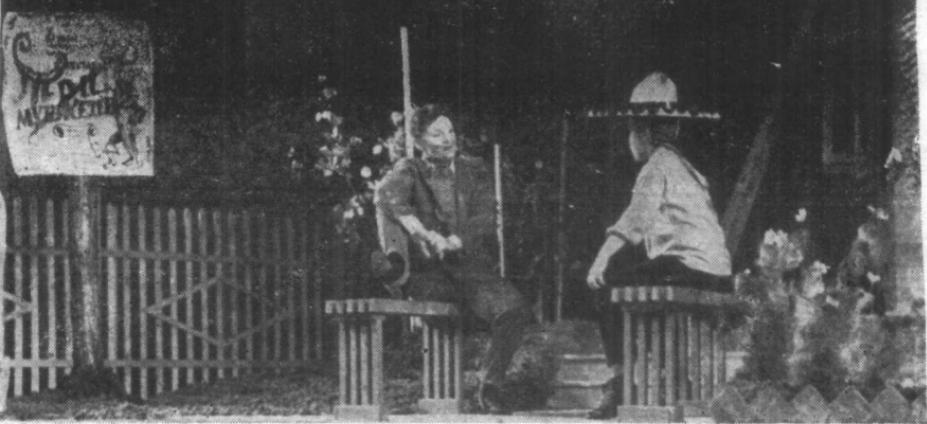
定价 70.25元



第一幕中的一場

AG80/06

苏联中央儿童剧院演出的《宽边帽子》剧照



第一幕中的一場



第二幕中的一場



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米哈爾科夫是蘇維埃俄羅斯詩人和劇作家。1950年加入共產黨。他的兒童詩曾獲得1941年斯大林獎金。蘇聯國歌歌詞是他和П·艾耳·烈吉斯坦合寫的(1943年)。他寫了許多寓言詩。著有《伊里亞·果洛文》、《我要回家》、《紅領巾》、《特別任務》、《蝦》等許多劇本。他曾榮獲列寧勳章。

《寬邊帽子》是個輕松活潑、富有深刻教育意義的兒童劇，是近几年來蘇聯劇院經常上演的劇目。儘管是輕松的喜劇形式，劇情也很簡單，但是劇中却貫串着一種嚴肅認真的思想，就是說，無論大人和兒童，都應該發展優良的品質，即正直、有原則性、彼此間應有真正的同志的感情。

统一书号：10069·523
定 价：0.25 元

人 物

舒拉·泰欽金——小学生，十三岁。

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泰欽金娜——他的母亲，四十岁。

阿列克山得·查普林——舒拉的表兄，外交官，二十五岁。

沃伏卡·别斯吉可夫

(沃伏卡·别斯吉克)

瓦吉木

斯拉瓦

阿拉

阿德林

女隣居

| 小学生，十二——十四岁。

剧情发生在现代莫斯科郊区的一所别墅里。

第一幕

第一場

炎热的中午。简单朴素、带着露天走廊的标准別墅。走廊里放着編織的家具、圓桌子。桌上摆着花瓶，花已凋謝。舞台深处露出一部分花园的围墙。花园里长着許多鮮花。幕后舞台上沒有人。传来一个孩子忿怒的声音：“你們給我滾开！离开这儿！明白嗎？去，不許回头！我再也不跟你們好啦！永远也不要到我这儿来？聽見沒有？我再也不認識你們，也不想認識你們！”花园篱笆門响。舒拉·泰欽金上場。他的紅領巾滑到一边，头发很乱，含着眼泪，手里拿着自己做的木剑，气忿地走到走廊上去，然后又跑下来，坐在楼梯口上。挂着木剑忧郁地凝視着一个地方。

舒拉（自言自語）你們都滾到泥塘里去吧！叫青蛙把你們吃掉！……

奧尔加·米哈伊洛芙娜·泰欽金娜拿着小白从房子里走到走廊上来。

泰欽金娜 舒拉！出什么事啦？

舒拉（稍停一会）沒什么事，媽媽！

泰欽金娜 你罵誰？眼睛怎么紅啦？

舒拉 就是这样。（擦眼睛。）

泰欽金娜 你說的不是實話。孩子們在哪儿？

舒拉 他們走啦。

泰欽金娜 告訴我實話，你們是不是吵架啦？

舒拉 是。

泰欽金娜 为什么？

舒拉 媽媽！你不懂！

泰欽金娜 怎么会不懂？你說！

舒拉 （生气地）他們不是好人！

泰欽金娜 他們怎么欺負你啦？

舒拉 （气的声音发抖）媽媽！他們說不叫我演达太安！不

叫我演啦！我把台词都背下来了！木劍也做好了……

哼，不叫演算啦！叫他們自己另外找演員去吧！

（气忿地把木劍折成兩截，扔到花園里。）

泰欽金娜 別丟，舒拉！別為这种小事難过。我聽見你
嚷嚷，还以为真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舒拉 媽媽！对于你当然是小事。可是对于我，这就不是小事了！我說你不懂嘛！

泰欽金娜 （繼續在小臼里搗着什么）舒拉！

舒拉 干什么？媽媽！

泰欽金娜 去洗脸！換件衬衣……剪点花放在走廊的花瓶里，瞧，这些花都謝啦……（从花瓶里抽出凋謝了的花束，拿到房里去。）

舒拉（剩下一个人，突然神气十足地）“先生們！你們干了下流事啦，應該吃槍子！我跟我的仆人要請你們吃三顆子彈，你們可以在地窖里等着。此外我們還有寶劍，并且使得不錯，可以叫你們看看！”（叹氣）為什麼他們說我演這個角色不適宜呢？很適宜嘛！……“先生們！你們干了下流事啦……”（走到屋裏去。）

舞台上短時內沒有人。不久，花園的籬笆門响，阿拉上場。她小心翼翼地走上走廊。舒拉從屋內走出。他換了衣服，洗了臉，梳過頭髮。拿着一把剪花用的大剪刀，裝做沒看見阿拉的樣子，開始剪花。

阿拉（沉默了一下）舒拉！發生這種事情，真讓人扫興，相信我吧！

舒拉（停了一下）你怎麼回來啦？是來叫我承認我是一個笨蛋嗎？好！我就是笨蛋；可是難道你們是天才嗎？叫我安靜一會吧；你找我幹嗎？什麼事？說吧！

阿拉 我是想勸勸你……

舒拉 劝什麼？勸什麼？你說！

阿拉 劝你別生瓦吉木的氣，同意演另一個角色。

舒拉 別生氣？不叫我演達太安，還不要我生氣？

阿拉（低聲）嗯。

舒拉 倒底是誰演達太安？是誰，你說！

阿拉 大概是叫阿德林去演……我不清楚……

舒拉 阿吉克^①？！……就是住在場長別墅的那個阿吉克

① 阿德林的愛稱。——譯者注。

嗎？他們真發瘋了嗎？阿吉克是永遠傷風的：算啦，
隨他們去吧！（剪花）我不管了！隨便吧！隨便吧！

阿拉 你这是干什么？難道是这样剪花嗎？

舒拉 （狠狠地剪着）去你的！

阿拉 （聳聳肩膀）这样把花都弄坏啦……（停了一下）舒拉！

舒拉 你沒走？还要干什么？

阿拉 瓦吉木說，叫你演另一个角色。

舒拉 演哪一个角色？（盯視着阿拉。）

阿拉 还有一个角色沒有人演。貴族，一个不說話的角色。

舒拉 （氣得喘不出气）一个不說話的角色？貴族？不說話？
是嗎？你說的什么？叫誰演？叫我演？不說話？
啊？不說話？（拿着剪刀逼近阿拉。）

阿拉 （尖声叫喊）哎呀！舒拉！舒拉！拿开剪刀！你要剪
着我啦！哎呀！我告訴你媽媽去！你敢！哎呀！

舒拉 （叫喊）滾开！不許你在这儿！叫我演一个不說話
的角色！貴族！不說話！我把你們……

阿拉跑下。舒拉繼續剪花。泰欽金娜从屋里出来。

泰欽金娜 吵什么呀？舒拉！你干什么呀？真是，什么
也不能讓你做！（想拿过儿子的剪刀，收集着儿子手里掉下
来的花）我要一小把花，放在走廊的花瓶里，可是
你把整个花床都弄坏了！早知道这样，就不求你剪
啦！拿过来吧！

幕后传来汽車的喇叭声，阿列克山得·查普林上場，

提着紙包、菠蘿。他們沒有看見他。查普林笑謎謎地注視着泰欽金娜和舒拉。

查普林 (突然)好哇！布埃諾司佳斯！^①

泰欽金娜 (回过头来高兴地)舒利克！^②

查普林 奥尔加姑媽！

互相亲吻。

你好哇！(向舒拉)好哇，我的同名人！

泰欽金娜 (高兴地)你这个可爱的外国人！是从哪儿来的呀？

查普林 (笑)从墨西哥！

泰欽金娜 我有几年没看見你啦！

查普林 五年多啦。

泰欽金娜 对，对……那时候，你走的很急，我沒來得及送你。在莫斯科住多久？是留在这儿呢，还是再到別的地方去？

查普林 回墨西哥，奧尔加姑媽：我是来过假期的，

泰欽金娜 大概很想家吧？

查普林 那还用說！那儿又热，又干燥。一想起小白桦林来，心里就难过。

泰欽金娜 当然啦！還沒到爸爸媽媽那儿去吧？

查普林 还沒有，明天上列寧格勒看他們去。今天决心到您这儿来看看，所以在朋友那里借了一輛“莫斯

① 西班牙語問好的譯音。——譯者注。

② 舒拉的愛稱。——譯者注。

科人”牌汽車，坐上就急急忙忙地开来了！（笑）路上，民警叫我停了两次，好不容易才脱身。

泰欽金娜 你是个外交官嘛！現在是什么职务？

查普林 大使館里的专员，离大使还远的很呢……（笑。）

泰欽金娜 我看見你真高兴，我的宝贝儿！咱们馬上就吃飯，也許你想洗个澡吧？我們花園里有淋浴設備。这么热的天气，應該……

查普林 你們这儿有小河嗎？

舒拉 有一条小河。（比划着）到膝盖这儿……很浅。

查普林 才到膝盖那么深，可惜……不能游泳吧？

舒拉 有一个地方可以游，可是那里太深，很危险！

查普林 这么說，只好洗淋浴囉！

泰欽金娜 我去給你拿毛巾。走，順便叫你看看我們的別墅，你还是第一次到我們这儿来呢！

查普林 你們的小房子很漂亮！

泰欽金娜 是自己蓋的。自己蓋的！因为錢不够了，還沒上油漆哪……（領着查普林到房里去。）

剩下舒拉自己，忍不住的好奇心驅使着他摸弄查普林刚才放在他面前的紙包，試着把其中一个紙包撕了一个洞口。这种行为可巧被突然出現在走廊旁邊的沃伏卡·別斯吉克看見。

沃伏卡 （引起朋友注意地呼喚着）舒爾克①！

① 舒拉的愛稱。——譯者注。

舒拉（由于意外，他抖了一下）你干什么？

沃伏卡 怎么他們把你开除啦？

舒拉 誰也沒有开除我，是我自己退出來的。他們以為
自己了不起哩。

沃伏卡 这么說，你自學台詞啦？

舒拉 我根本就沒學台詞，本来我就知道。我把这本
《三剑客》反來复去地看过三十三遍了。

沃伏卡 我刚才碰見阿尔加^①了，你猜他說你什么來着？

舒拉 我才不想知道呢。

沃伏卡 真可惜，她說你演主角不合他們的理想。現在
他們另外有一个演員。

舒拉 知道。听说啦。是誰？

沃伏卡 是住在場長別墅的阿吉克。不过，你猜我要告
訴你什么？这个阿吉克把他們收买啦。他为了演你
这个角色，許給了他們东西。所以他們才故意說你
不行。其实你很合适！可是阿吉克提出这种条件
来，要他們讓他演达太安，所以他們就讓他……

舒拉（打断沃伏卡）告訴你，別斯吉可夫，我現在可沒
工夫跟你談話。回头再来吧。

沃伏卡 沒工夫？

舒拉 我有事。

沃伏卡 你有什么事？在紙包上撕窟窿，是嗎？

① 阿拉愛殊。——譯者注。

舒拉 我家来了客人，我表哥来啦。

沃伏卡 表哥算什么了不起的客人？

舒拉 (解释着) 是从墨西哥来的！

沃伏卡 (大为惊奇) 从哪儿？从哪儿？

舒拉 (一个字一个字地) 从墨——西——哥！明白吗？

沃伏卡 噢！这可真稀奇！……

舒拉 你干嘛张着大嘴？我说是从墨西哥，就是从墨西哥！

沃伏卡 怎么，他是墨西哥人吗？

舒拉 干嘛非得是墨西哥人！他只不过是住在那儿，懂吗？所以你应该明白，我现在顾不得跟你谈话：去吧！回头咱们再谈。待一会儿再来。

沃伏卡 关于墨西哥他讲了一些什么？那个地方怎么样？有仙人掌是不是？

舒拉 什么都没讲哪，现在他看我们的别墅去了，回头就去洗淋浴。去吧，别斯吉克！瞧，他刚从外国回来，可你是这个样子……光着脚丫子……脖子挺脏……

沃伏卡 (摸着裤子) 我每个星期六都洗，今天才星期三……算啦，我走。可是你一会儿得跟我讲……(摇着头) 从墨西哥来的！……(自言自语) 我哥哥在马拉霍夫卡！……(下。)

舒拉 (气忿地) 阿吉克演达太安！……落到这种结果！……

查普林来到走廊上。

查普林 (对舒拉) 喂，小弟弟，你喜欢什么？喜欢运动呢，还是喜欢下棋？

舒拉 (耸耸肩膀)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查普林 得啦，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呢？常做什么模型吗？

舒拉 没有，没做。

查普林 常用小锯子锯什么呢？

舒拉 (笑) 也没有。

查普林 (揣测着) 嘿，那么你想做什么呢？

舒拉 (突然地) 做演员！

查普林 电影演员？话剧演员？马戏演员？还是杂技演员？

舒拉 (皱皱眉) 去年冬天我已经加入话剧组。

查普林 原来你喜欢演戏呀！为什么不马上就告诉我？好极啦！这么说，我带给你的礼物倒正合适。(从桌上拿过两个纸包，递给表弟。)

舒拉 (小心地拆开纸包。从一个包里取出一顶大草帽——宽边帽子，从另一个包里抽出一件花方格的衬衣，一条灯笼裤，一块颈布和一条腰带) 谢谢，同志們！

查普林 (笑) 唉，瞧你，“同志們”！喜欢吗？

舒拉 非常喜欢！

查普林 試一試宽边帽子！

舒拉 这是什么？